

※ 試閱不連貫

鏞兔清楚地記得刀刃斷裂的瞬間，那份難以置信的心情，那一剎那他腦中閃過了家人、鱗瀧師父以及義勇，十三歲到底是太青澀的年紀，在半空之中他完全無力變換姿態，接下來的死亡其實非常快速，他甚至沒能記得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疼痛，就徹底斷開了與世界的聯繫。

本該是這樣。

但在失去生命之後，模糊之間，又彷彿還發生了什麼，他記不得，能回想起的最終畫面，是一個有著黑色短髮的男人佇立於山林之間，像是欣慰又像是難過的表情。

而後當鏞兔再次睜開雙眼，他正處在鱗瀧師父的住所之中，他只穿著一件白色襦袢，身上還蓋著被子。鏞兔對當前的處境不太理解，明明上一個瞬間他才被鬼殺死，難道是他被鬼得手之前有誰出手相救，又在試煉後將他送回鱗瀧師父這？恍惚之間覺得有哪裡不對，鏞兔看了看沒有傷勢的身體，隨後攤開自己的雙手，他頓了一下，那上頭並沒有長期握刀的粗繭。

認知和現況的衝突讓他有點不知所措，最有可能是他做了一場夢，但這一年來的訓練和在藤襲山上的試煉又過於真實，他握了握自己的手，不管怎麼樣，先去見見師父和義勇吧。

想到義勇，不知道為什麼又有一種難過的情緒漫上心頭，說不上來。

等著鏞兔釐清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，他並沒有多糾結，只是手腳俐落地套上備置在一旁的衣物，他拉開門，卻到處也尋不著鱗瀧師父和義勇的身影。

外頭陽光正好，明晃晃得令所見之處都被鍍上一層光，這樣的時間點是不會有鬼出來鬧事的，倒是能進行訓練，但若是訓練他應當也要一同動身才是，又或者，他們是出去添置日用品？

鏞兔稍微想了幾個可能性之後，便一把抄起屋內供練習用的劍，總歸是要等人回來，不如利用時間多訓練自己。

假若他足夠強，刀刃就不會因為攻擊失敗而斷裂；假若心態足夠沉著，即使刀刃斷裂他也能重整姿態，至少不應該是在敵人面前失神。既是生而為男人……

鏞兔倏地拔刀出鞘，在半空中劃出一道弧線，幾乎是在動作的同時，他便發現異樣。

他的身體跟不上他的意識，肌肉和筋骨都硬得不行，完全沒辦法發揮水之呼吸的韌性，就像是未經訓練一樣。

鏞兔將刀收回鞘裡，他目前的狀況只能從基本體能訓練起。

也許真的只是自己做了一場夢，他拍了拍臉頰讓自己振作，而後聽到鱗瀧師父的聲音自不遠處傳來。

「鏞兔，你怎麼擅自拿刀出來，你現在還沒到這個階段。」鱗瀧師父依舊戴著紅色的天狗面具，語氣裡滿是不贊同，「我知道你很想為家人報仇，但也得要循序漸進地來。」

「我知道了。」雖然情況和他的認知似乎不太一樣，但他還是溫順地回道。

他的家人為鬼所殺害，在全家人的竭力掩護與犧牲下才堪堪撐到鱗瀧師父的到來，而他這條傾注家人的愛與祝福的生命，必須好好地傳承下去，不能輕率送死。

鱗瀧師父接過他手上的刀鞘，大手撫上他的頭，就像家人之間的關懷。

「等一下用過早飯，就開始今天的訓練吧。」鱗瀧師父一邊說著一邊轉身走入屋內。

只是，義勇呢？

正要詢問，鏞兔又停下了動作。

義勇也是，夢嗎？

在昏暗的山林間，他戴著狐狸面具扶著一個頭部受傷的黑髮少年，鮮血自對方的傷處不斷流下，遠處還傳來其他少年呼救的聲響，但他得確保懷裡的少年無虞才能離開，受傷的少年還在向他道歉，明明受傷也不是對方願意的。

將少年託付給其他參加試煉的人之後，他朝著傳出呼救聲的方向奔去。他背對著少年疾行，因此並看不見對方的表情，但從身後那聲聲喊叫間，他想那一定是愧疚又難過的表情，就像是，預見了他們經此一別便再也——

鏞兔是被外頭大雨吵醒的，外頭一片昏暗，分不清是白天還是黑夜。身體還因為睡前的下山訓練而隱隱痠痛，但鏞兔並沒有因此放慢動作，他仍是快速起身打理自己，做足準備迎接今日的訓練。

窗外昏暗的景色讓他回想起剛剛作的夢，他又一次夢見了藤襲山以及義勇，儘管這幾天的訓練情形證實了他的認知大概是被夢境影響，而義勇也只是出現在夢境的少年，但空氣中瀰漫著的雨水混和泥土的氣味，仍是勾動埋在他腦海的畫面。

同是被鬼殺害了親人又年齡相仿的少年啊，說不定真的是自己的臆想罷。這樣也好，世間上就能少一個因鬼而破碎的家庭。

然而他總模糊地認知：好像有義勇的那場夢境，並不是在他死亡的那一刻就結束了。

但如果夢境持續下去，鱗瀧師父和義勇，又該有多難過。

為了不讓自己像夢境一樣死在最終試煉之中，他一定得更努力修練才行，鏞兔握緊了拳頭，燃起的幹勁讓身上的痠痛都減輕了。

用過早點後，外頭的雨也漸漸停了，他重複著鱗瀧師父先前布置的體能訓練，這種基礎訓練又累又單調並且得每日重複練習，需要時間的積累才能看出效果，一般孩童大概撐不住這樣刻苦的訓練內容，但他是男子漢，男子漢不怕累。

「上午先到這裡吧，雖然訓練很重要，但你還在長身體，適度的休息同樣重要。」

「是。」

他們正要進屋準備午飯，卻突然聽到有人在喊鱗瀧師父，朝聲音的來源望去，那似乎是一名獵人，而那人的身後還領著一名少年，一如他的記憶，那樣緩步行來。



他好像又作夢了，不知道為什麼總是會夢到這個世界。

他這次沒有再夢見自己死亡的瞬間，也沒有夢到狹霧山和師父。

他夢見了義勇，沉浸於傷痛之中的義勇。

他看著義勇對著他的遺物不止哭泣，持續了好幾天，什麼事也沒辦法做。再然後義勇換上鬼殺隊的制服，並將姊姊和他的遺物製成一件羽織穿在身上，義勇終於不再哭了，卻也沒有再笑過。

他看著義勇四處奔波，不斷斬殺惡鬼，彷彿不知道休息一般，就連沒有任務的時候也不顧身體地強化訓練，好似停下是一件不被允許的事。他希望義勇對自己好一點，可是他並不存在於這個世界之中，不具備任何影響力。

他看著義勇一年年的長高，身體也越發結實，與此同時經驗和劍技也變得成熟。退去了青澀的義勇，成為了一位獨當一面的劍士。

而後義勇回到了狹霧山。

回到他們以前常一起對打的地方，義勇對著一顆岩石喃喃自語，「前幾天主公任命我成為水柱，但是我知道自己不配，一個連最終試煉都沒通過的人，憑什麼成為水柱呢。」

「姊姊也好，鏑兔也好，為什麼都……」義勇摸了摸自己的左臉頰，「如果是鏑兔一定可以做得更好。」

「如果活下來的人是鏑兔就好了。」義勇沉默了一下，「……被鏑兔聽到的話，大概又會生氣得打我一巴掌吧。」

淚水自義勇的眼角滑落，但也就這樣了。義勇成為了一個男子漢，不會再像幾年前那樣哭泣。但是義勇其實從來沒有自傷痛中走出來，他把情緒壓在心裡，它們逐漸潰爛，沒有出口。

已經夠了啊，義勇。

你已經很努力了，也早就成為比我更厲害的劍士了，所以不要再這樣勉強自己前進了。

眼前畫面消散，世界重歸一片空白，然後視野範圍內漸漸有了模糊的影子、戰鬥的聲響，最終是穿著緋色羽織的義勇浴血奮戰的模樣。

對了，陷入夢境之前，他中了敵方的血鬼術，來的時候也有幾個隊員昏倒在一旁，這個血鬼術的作用也許是建構自己最不想面對的場景。先前和他對戰的女鬼已經不見了，大概是被義勇解決了，於是他才得以自幻境中清醒。義勇的身上也多了不少傷口，現場還存有一個難以捉摸行蹤的鬼，鏑兔想要加入戰鬥，卻發現自己的身體還無法動彈。

而義勇為了不波及到他，正漸漸將鬼引向別處。

明明經歷了無數的修練和任務，他卻只能倒臥在地看著義勇逐漸遠去，不甘心的、悔恨的、無力的、擔心的、焦急的……各種情緒一時間交疊在一起。

假如義勇出事了，那麼明明還活著卻待在安全之處的自己，是如此不可原諒。

遠處那戰鬥的聲響還未停歇，鏑兔想盡辦法驅動自己的身體，先是左手手指，然後是左手腕、左手肘、左肩……他一點點地向前挪動。

不知不覺間，戰鬥的聲響消失了。鏑兔不知道結局是什麼，儘管他已經在地上拖曳出一段痕跡，他的視野中仍不見義勇的身影。

被血所濺灑上的瞬間，他覺得似乎有什麼，被改變了。

原來世界改變的瞬間從來不是他的存活。